

解码香巴拉 叩开稻城亚丁之门

中共稻城县委宣传部 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解码香巴拉

叩开稻城亚丁之门

中共稻城县委宣传部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码香巴拉:叩开稻城亚丁之门/中共稻城县委宣传部主编.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220-09410-1

I. ①解… II. ①中… III. ①稻城县—概况 IV.
①K927.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1348号

JIEMA XIANGBALA KOUKAI DAOCHENG YADING ZHI MEN

解码香巴拉：叩开稻城亚丁之门

中共稻城县委宣传部 主编

责任编辑
装帧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许 茜
戴雨虹
蓝 海
李 剑 孔凌凌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槐树街2号)
<http://www.scpph.com>
sichuanrmcbs@sina.com
@四川人民出版社官博
(028) 86259457 86259453
(028) 86259457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四川经纬印务有限公司
170mm × 240mm
11.75
182千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0-09410-1
56.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 86259453

美国探险家洛克在其探险日记中写道：

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
景致如此之完美，
等待着探险家、摄影家们……



Contents
目录

寻找香巴拉

缘遇阿云山	006
情断大祭风	011
玉龙第三国	016
取信木里王	022
探秘贡嘎岭	030
注解香巴拉	040

探秘香巴拉

亚丁神山	046
亚丁圣水	063
亚丁天谷	081
亚丁云台	103



走进香巴拉

话说稻城 120

梵音佛语 138

魅力色调 147

多元习俗 161

后 记 183



寻找香巴拉

它成就了他的传奇
也牵引了无数人的梦想



公元1962年12月5日，热带的太阳，光和热总有着强烈的情绪，尽管是雨季，夏威夷金色的沙滩仍然回应着阳光热烈的温度，使空气显得异常的灼热，没有任何生命敢在这骄阳的权威下肆意行走，只是让人感觉慵懒倦怠。

在一幢美式小洋房的二楼书房窗前，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心事重重地躺在安乐椅上，就在一天前，老人因心脏病发作被送往医院，或许他已经感知生命终点将至，固执地要求回到自己的住所，“我宁愿死在那风景优美的山上也不愿孤独地待在四面白壁的病房里，等待上帝的召唤。”或也应了这份固执，如今，他坐在这窗前，两眼凝视着遥远的东方：那一方令他魂牵梦萦的土地，那一片纯净湛蓝的天宇，那一座座在明媚阳光之下闪耀着金光而分外洁白壮丽的雪山……一一从眼前走过，如此清晰，带着旁人无法想象的豪迈俊雅，带着那份永远不变的幽静神秘。

“逝去的一切又一幕幕地重现在我的眼前，那么多美丽绝伦的自然景观，那么多不可思议的奇妙森林和鲜花，那些友好的部落，那些艰难跋涉的年月和那些陪我走过漫漫旅途、结下深厚友谊的朋友，都将永远铭记在我一生最幸福的回忆中。”

“让我回到那片神奇的土地吧！”老人呢喃着。

那就是玉龙第三国，是贡嘎日松贡布，是传说中的香巴拉王国，是绝美的灵域净土，是痴心相爱之人灵魂永存的圣地。

晨色熹微，日月星辰为明灯，流云薄雾为纱帐，绿草鲜花作地毯，五彩雉鸟报晨鸣，斑斓红虎是坐骑，犄角白鹿作耕牛，獐子野驴结伴游。漂泊一生的老人，在这样的如诗画卷中平静地离开了人世。肉身或已为腐草，灵魂却已成荧光，耀彩于这斑驳的时光中。

这位老人，就是美籍奥地利探险家、植物学家、地理学家和语言学家约瑟夫·洛克。



缘遇阿云山



如果灵魂注定属于漂泊，那就让生命在冒险中璀璨。

中国——这个他向往已久的东方古国，终于触手可及，举目可望。

公元1884年1月13日，约瑟夫·洛克出生在奥地利维也纳。在那里，存放着他少年时期所有的记忆。童年的生活带着一丝难以回首的苦涩辛酸，母亲的慈爱是洛克儿时唯一温暖明媚的记忆。但不幸的是，在他6岁那年，母亲因为腹部疾病去世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上帝似乎也并没有对这个小男孩给予更多的柔情慰藉，发生在洛克身上的不幸接踵而至。在母亲离开后两个星期，他善良慈祥的外婆也离他而去，这使得洛克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原本就十分严厉的父亲弗朗茨·塞拉夫·洛克脾气越加暴躁，加之父亲偏爱其私生子，洛克在家里能感受到的除了责骂便是冷落，生活似乎在一瞬间失去了所有的温暖。

虽天资聪颖，但身边没有爱和温暖，少年的洛克心里充斥着孤苦和失落，他躲进自己的世界，长期处于幻想迷茫的状态，性格越发孤僻，在学校更是清高、傲慢，与其他同学格格不入。在他看来，学校生活单调枯燥，于是逃学成了家常便饭，他常常流连于普雷特广场（泊拉特公园），那里有阿拉伯托钵僧、能吐火和吞剑的艺人，各种奇风异俗深深吸引着他。在这个孤独的少年内



心深处，充满着在旁人看来匪夷所思的各种幻想：幻想有一天能到很远的地方去探险和旅行，幻想旅途中充满着种种猜测与向往，幻想能够到达一个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国度。他执着于自己浪迹天涯的梦，开始大量阅读有关异国他乡的书籍，想着去往北京，甚至拉萨，为此，从13岁起，他开始自学汉语，并沉醉于此，乐此不疲。

很快，中学即将毕业，那位既迷信又热衷于宗教的父亲打算让洛克去实现他未尽的梦想——做一名专职牧师。但洛克对此毫无兴趣，仍然坚持学习汉语。父亲因此大发雷霆，双方相持不下，父子关系几近崩溃。他央求父亲让他加入奥地利海军，得到的答复是坚决反对。于是，他礼节性地向父亲和姐姐告别，带着对这片土地多年的眷恋和无奈，离开了维也纳，踏上了属于他自己的寻梦之旅——浪迹天涯。

至此，洛克成了一名漫游欧洲的浪子，维也纳街头那颗孤独却又充满着野性幻想的心灵摆脱了一切羁绊与束缚。超强的语言天赋让他在无边际的旅行中掌握了多种语言，孤僻的性格则让他能够心无旁骛，无牵无挂。他可以随时停驻，也可以随时出发，没有任何形式的告别，更没有令人惆怅的离愁。

1905年9月9日，洛克辗转来到美国纽约，这里带给他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长时间的流浪使他患上了肺结核，在纽约住了一年病情仍未好转。他便听从医生建议，去到了气候温暖的夏威夷。1907年秋天，他置身檀香山，此时的他已经能熟练地使用匈牙利语、法语、拉丁语、希腊语和汉语，甚至能讲一点阿拉伯语，还认识一些梵文。洛克利用他非凡的语言天赋，在米勒斯中学和中太平洋学院等三个学校得到教职，教授拉丁文和自然史。拉丁文虽然不在话下，但自然史一科，他不得不边教边学。在此期间，他开始大量阅读有关植物学的经典著作。洛克发现，自己对植物学的敏锐感知仿若与生俱来，几年的研究之后，他竟然成为一名植物学家，并自称约瑟夫·洛克博士。

夏季来临，他的肺结核再次发作。为了使身体尽快康复，他又找了一份野外的的工作。这样既可以呼吸野外的新鲜空气，也可以满足自己对植物学的兴趣。1908年9月，洛克辞去了米勒斯学校的教职，一个月后在夏威夷森林部找到一份植物采集员的工作，负责为该部门采集夏威夷各种珍稀植物的种子与标本。长期的户外活动竟然治愈了他的肺病，与此同时他开始组建当时世界一流

的植物标本室。

1909年，他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同年又为阿拉斯加—育空—太平洋博览会准备了一整套森林和植物展览品，获得了博览会金奖。在1911年至1921年期间，他先后发表了45篇有关植物学的论文，1919年被提拔为植物分类学教授。他对夏威夷土生树木的深入研究，确立了他在国际植物学界的地位。由于种种原因，1911年洛克辞去植物采集员的工作。但他凭借自己的实力，轻而易举在夏威夷学院谋到一份教职，一直任教到1920年。其间，洛克于1913年加入了美国国籍。

1920年，美国农业部外国种子与植物引进办公室对原产于中南半岛和印度的大风子树种子很感兴趣。这种种子榨出的油可以用来治疗麻风病、恶疮等，需要一个能识别大风子树的人到东南亚一带去寻找。骨子里充满冒险精神的洛克得到这一消息后兴奋异常。很幸运，他得到了这份美差。1920年秋，洛克从美国出发，远赴印度、缅甸，探寻大风子树种。几经周折，终于在泰缅边境的科牙陀找到了结满果实的大风子树。洛克把大风子树种连同其他有价值的植物种子一起寄回国内，赢得了美国农业部的好感和信赖。同时他还撰写了一篇有关美国各地栽培大风子树的文章，发表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并得到了杂志社的特别青睐。这时，年仅35岁的洛克已是夏威夷植物学领域的专家。美国农业部希望能与洛克继续合作，到中国寻找抗枯萎病的栗子树种。中国——这个他向往已久的东方古国终于触手可及，举目可望。此时的他，内心深处充满着热切的期待。怀着一颗躁动的心，约瑟夫·洛克踏上了他多年以来的寻梦之路。

1922年的世界是纷繁杂乱的，这种纷繁杂乱在中国显得尤为突出。但约瑟夫·洛克似乎并不在意，仍然毫不犹豫地闯进了这样一个陌生而又令其充满期待幻想的国度。

1922年4月20日，洛克抵达云南大理，5月11日到达丽江。沿途洛克亲眼目睹了军阀混战、匪患四起的中国西南边陲的混乱。他满怀痛苦感慨道：“云南到处是将军和土匪。在这里，所谓的将军或是土匪是可以互换的。不管是将军，还是土匪，都多得不计其数，多得如同苦力或是滇西绅士衣服夹里内的虱子……对于土匪头子来讲，他越是凶狠和贪婪，就越有可能成为一名将军，而



成为将军往往是土匪头子最大的野心，尤其是在确实没有什么可抢的时候，每个土匪都巴望成为将军。由于四处遭劫，正常的交通受阻，村庄被毁，到处一贫如洗，情况糟糕到这些土匪不得不和执政的军阀协议讲和……结果地方政府只好给土匪发赏银，把他们当作正规兵来对待，土匪头子自然就成为当地合法的统治者了，而这个地区本来就是以前不断遭受土匪洗劫的地方。那些可怜的农民，房子烧毁后流离失所，只得靠残留的一点祖业来勉强维持生计，而且还得给以前来抢掠的土匪上纳赋税，保证自己重建的房子不再遭毁，衣物不再被掳掠。”

但是，和混乱的政局相反，这里属高原型季风气候，森林茂密，生物资源多样，动植物种类异常丰富。这对于带着寻找珍稀植物种类任务的洛克来说简直如获珍宝。他在距离丽江市市区10公里、玉龙雪山脚下的一个纳西人的小村子——雪嵩村，租下了一个带阁楼的院子作为自己的临时住所，开始了他的植物学考察。初来乍到的洛克觉得，只有和当地人保持一定距离才有助于他有效地工作和舒心地生活。他说：“一个人要想在这种偏僻的地方正儿八经地生活，一定要讲究言行，让当地人觉得你确实是一个有身份的显贵之人。”因此，人们常常看到一个西装革履的白种人，昂着高傲的头，带着他的助理，穿梭出没于丽江周边的森林和田园。而他文雅的生活风格和优雅的绅士举止以及他的富有和慷慨，很快赢得了当地人的尊敬。人们按照他的要求，习惯地称呼他为“洛博士”。

考察中，他从助手那里得知，位于云南西北部金沙江湾北边丽江和木里之间的永宁，拥有更加丰富的植被资源，可能有助于他尽快找到栗子树种。于是，洛克辗转来到了位于川滇交界的泸沽湖边的永宁。永宁的行政管理权属于当地的土司，他们自称是摩梭人，是纳西族的一个分支，和丽江的纳西人有族缘关系。洛克在永宁这段时间对这一古老的部落也作了一些研究，他深深地感到好奇的是：永宁的纳西人和丽江的纳西人虽属于同一族群，但是相互不懂对方的语言，而只得用汉语进行交流。

永宁的百姓非常贫穷，他们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和教化，信奉格鲁教。永宁土司家族自豪地声称自己是蒙古后裔。执政的土司叫阿应瑞，他抽大烟成瘾，撒手不管政事。1927年阿应瑞去世的时候，他的儿子还很小，所以阿应瑞的近



洛克一路的通行令（《孤独之旅》书中照片）



永宁总管阿云山 摄影：约瑟夫·洛克

亲、总管阿云山长期以来一直实际掌管着永宁的大小事务。阿云山也就是洛克日记里常常提及的“善良的老总管”。

阿云山住在泸沽湖边，他在湖心一个小岛的最高处建了一座喇嘛经堂。在低一点的地方，还建了一座住宅，洛克就被安置在这里。为了结识阿云山，洛克放下了自己高贵的派头，表现出了极大的主动和热情。很快，宽厚而好客的永宁总管阿云山便接纳了这个西方白人。洛克在阿云山住处停留多日，两人之间大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对于从小缺乏父爱的洛克来说，在这里他感受到了温暖的家庭生活。1923年到1933年这10年间，他先后在那里生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尤其是阿云山曾赴西藏习经修佛数年，结交了有佛教背景的阿云山，为洛克日后的探索之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寄居永宁府，在阿云山的大力支持下，他很快找到了抗病的栗子树。他在向美国农业部的报告中提到：云南的植被是如此丰富，打算再待一年继续考察。农业部外国种子与植物引进技术办公室同意了他的计划。洛克便在这里又用了一年的时间，收集到了更多的植物标本、鸟类标本以及哺乳动物标本，圆满地完成了农业部所赋予的任务。

情断大祭风



在潮起汐落的岁月里，用爱抚慰生命的苦难。

洛克回到住所，毫不犹豫地打开已经收拾好的行囊。这是他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说走就走，而是决意留下。冥冥之中他感觉到，这悲壮凄美的情景正是使他留下的无法拒绝的理由。

公元1923年7月，洛克圆满完成了美国农业部委派的植物学考察任务，打好行装准备回美国复命。想到在中国西南地区两年多的各种经历以及取得的丰硕考察成果，想到回到美国后功成名就的日子，这个平日里沉着稳重的西方白人眉目间难掩自己的激动和兴奋。同时，这里与众不同的风土人情和壮观的自然风貌也让他心里有些淡淡的不舍和失落。

夜幕降临，面对离别，他似乎有些不知所措，独自凭栏于雪嵩村考察基地的狭小阁楼上。这位“洛博士”居然失眠了。

这时，这个一直以来宁静的纳西小村突然一阵嘈杂，只见家家户户门口突然点燃插有鲜花的大火把。一眼望去，这个小村庄在一片星星点点的火光之中显得那样神秘而又耀眼。

或许命运对洛克还有更多的安排，又或许约瑟夫·洛克注定要在这里成就更大的辉煌，书写更为传奇的人生。洛克好奇地走下阁楼，看到每个人都拿着火把从家中来到村口，将所有火把汇聚成火堆。纳西妇女上身穿上象征早出晚归、勤劳之意的盛装，这种服装是大襟宽袖的布袍，袖口捋至肘部，外加紫色





或藏青色坎肩；下身着长裤，腰系用黑、白、蓝等色棉布缝制的围腰，上打百褶，下镶天蓝色宽边；背披“七星羊皮”，羊皮上端缝有两根白色长带，披时从肩搭过，在胸前交错又系在腰后。羊皮披肩用整块纯黑色羊皮制成，剪裁为上方下圆，上部缝着6厘米宽的黑边，下面再钉上一字横排的七个彩绣的圆形布盘，圆心各垂两根白色的羊皮飘带，代表北斗七星，俗称“披星戴月”。全村人聚集在这熊熊燃烧的篝火边载歌载舞。小伙子们进行摔跤、耍火、斗牛、斗羊、赛马、上刀山下火海等活动，妇女们则不间断地围着篝火，唱着歌，跳着舞。虽然洛克听不懂歌词，可是他也满怀激情地感受着这蔚为壮观的场面，和他们一起载歌载舞。交谈中，他才知道原来今天是纳西族一年一度的火把节，点燃的火把和篝火寓意红红火火。这种篝火边的歌舞，除了寄托风调雨顺的祈祷，更实际的意义是为那些青年男女准备一次选择配偶，互诉爱慕的古老仪式。

大家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洛克也不自觉地加入其中。然而他并不知道，这欢乐背后隐藏的却是一丝令人无从察觉的忐忑与不安。就在仪式接近尾声之时，有人发现四对青年男女竟不知去向，原本歌舞升平的村庄瞬间就被一种不祥的氛围笼罩。焦急的父母和家人打着火炬四处寻找，漆黑的夜空被这星星点点的火炬映衬出微亮的红色，山谷中长久地回荡着惊恐的叫喊声。纳西人都很清楚，如果不能马上找到失踪的青年将意味着什么。

然而，命运自有命运的安排，人仿佛总是无法扭转任何注定的结局。这满山遍野，渴望着希望，却又饱含绝望的寻找，最终还是让人如此悲痛不已。出现在洛克眼前的是一幅既让他刻骨铭心又无法理解，甚至有些不可思议的景象。地上散落着吃剩的食物，四对青年男女身着盛装，犹如应邀赴宴一般，两两相抱，吊死在高大而又苍翠的四棵大树上。静谧而又诡异，仿佛他们的爱情可以拖住时间的脚步，甚至有强大的力量对抗命运，仿佛他们来到这世间只为了一件事，便是遇到彼此，生命在这一刻显得既卑微又伟大。

眼前的一切，让洛克的心灵犹如发生了一次大地震，长期的流浪生活使洛克早已忘记了这世界还有一种叫爱情的感情种类。踏遍河山的他在此刻彻底被这悲壮的爱情所折服、所震撼。他内心有太多太多疑惑、太多太多不解。那一刻，他尘封已久的心脏被打开了一个小小的缺口，坦露出自己滴血的爱情。仿



东巴大祭风仪式 摄影：约瑟夫·洛克

佛这殉情的八个青年男女正和他交换着心中凄美绝伦的故事，唤醒了他早已亲手枪决并埋葬得漫无边际的爱情。

洛克呆立在那里，生与死、痛苦与浪漫在这一刻被无限地放大！

这是热恋中的纳西青年男女为争取婚姻自主权而作出的沿袭祖先文化的一种悲剧行为。他们相信纳西人世世代代口口相传的传说：殉情之后，吊在参天大树上，灵魂就可以生生世世、永永远远在一起，最终到达理想中的国度，然后以相爱的夫妻身份出现在那里，生活在那里。

洛克回到住所，毫不犹豫地打开已经收拾好的行囊。这是他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说走就走，而是决意留下。冥冥之中他感觉到，这悲壮凄美的情景正是使他留下的无法拒绝的理由。

傍晚时分，洛克忽然再次听到了从村头传来号角的鸣响，还有断断续续打击鼓钵的声音。这声音呜呜咽咽，如诉如泣。洛克寻声而去，看到东巴经师身着五颜六色的古老服饰，在翩翩起舞中唱诵着超度亡灵的经文：（吊死者和情





死者伴侣）与活人分开变成了鬼；从家里人分出变成了外人。就像成对的白银耳环，耳朵使之分开了；成双的手镯，手使之分开了；成双的靴子，脚来分开了；成对的箭，箭囊使之分开了……被绿葱葱的松树坡阻隔，用响亮的声音叫喊也不会听到；迷雾蒙蒙阻隔，转动明亮的眼睛望眼欲穿也不会看到。既然你们离世而去，就好好做伴吧……天上布满群星，大地遍野青草，你们夫妻成对，像雪山和长江相依，像带上耳环成对的耳朵，像带上手镯的一双手，像穿上靴子的一双脚，夫妻成双成对……你们要吃在一块儿，要喝同一碗水，一路射着箭玩耍着去吧，你们俩一路扔着石头玩着去吧，观赏着天空中闪耀的群星去吧。大地上，去食你们散播收获的粮食去吧……

这是为了超度那些非正常死亡，尤其是殉情而死的亡灵的重要仪式——大祭风，纳西人把这些殉情而死的人称为尤鬼，而统管这些尤鬼的叫作风鬼。在仪式的最后，东巴经师会用象征着食物的鸡血涂抹在鬼怪的牌位上。如果酒足饭饱后的风鬼并不愿离去，经师则会挥舞起大刀，劈砍这些鬼怪的牌位，象征着与鬼怪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哄赶这些想驻留人间的风流怨鬼们。最终东巴经师战胜并赶走了蛊惑的风鬼，四对风流怨鬼在参天大树上摇晃，灵魂像八只风筝一样越飞越远，飞到那个可以自由自在相亲相爱的理想国度。

大祭风，让洛克再次感受到了震撼，这是他多年来游历世界、遍访各地从未见过的奇异之事。他满腹疑惑，找来东巴经书，开始研究起这段偶然的神秘仪式。当他翻开经书，惊讶地发现这些经书使用的文字居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文字——象形文，他再也无法平静自己的内心。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群山之中，竟然还隐藏着这样一个令人费解的民族。他们的习俗、信仰，甚至文字，都是这样的与众不同。

职业探险者特有的强烈好奇心，触动了洛克敏感的神经。他立即给美国农业部寄去书信，说明这里的植被非常丰富，决定继续考察，并希望得到支持。然而，这仅仅只是个借口，之后，洛克作出了一个天才之举。他请来当地的纳西族人，在自己的院子里重新表演了一场大祭风仪式，并用摄影机把这一过程完整地记录了下来。拍摄完成后，洛克把这卷影像的胶片和写好的书信一起寄给了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然后，洛克开始竭尽全力地搜集关于殉情、大祭风、灵魂归属的一系列问题的资料。